

海甯王孟英著

潛齋醫書五種

醫案

溫熱經緯

霍亂論

續醫案

飲食譜

發行所英界棋盤街

上海錦章圖書局石印

印刷所法界白爾路

序

才不足以包乎所業之外則其業不精心不足以周乎所業之中則其業亦不精羿之射儻之丸張旭之草書蘭子之舞劍其人皆負不可一世之才而俯首降心於一藝之微研窮玩索不能自己迨其業既成而天下莫能尚况乎醫之道參天人之奧操性命之權其理至深其責至重而世顧以無才無識之人挾不專不精之術質質施治絕人長年宜乎古人有學醫人費之慨也余自束髮受書篤嗜軒岐之學以寂貧無力致書所蓄者靈素而外立齋景岳諸種而已觀其援引之繁富議論之辨博竊以為道在於是而按法施治輒為所困嗣得西昌喻氏之書伏而誦之始有以識夫病情之審變方劑之準繩與夫寒暑陰陽之變化其才大而學博識高而法密有非薛張諸公所能攀駕者然而尚論一編猶襲三綱之謬春溫一論混入傷寒之中白璧微瑕不能不為此老惜也歲在乙巳服官江右廣搜百氏之書如葉天士之高超尤在涇之切寔王晉三之精奧張路玉之明達以及吳又可徐洄溪柯韻柏陳修園諸君子固弗各具精心獨抒偉論靈闡之秘闡發靡遺然而宗古訓者矩矱勿失而不免於附會穿鑿空妙悟者化裁生心而或涉於支離背謬夫醫主於愈病而已偏執一途而故持高論縱名理湛深與病情無與也偶於坊間得武林王君孟英所著霍亂論一帙其理明其詞達指陳病機判然若黑白之不可混淆以為飼鶴山人之流亞私心竊向之乙酉冬余室人患痰飲脅痛屢藥弗痊漸即沉困適孟英來撫之金谿視吳侯醞香之疾亟走保相邀惴然恐不得一當乃孟英惠然肯來投藥五劑而大效並出初刊醫案回春錄見示因縱談古今之同異百家之得失滔滔滾滾折衷悉當始知霍亂一論不過孟英一端之緒餘而入竊幸余向之私心頗慕者為不誣也詢其近案積有數卷乃張柳吟趙菊齋諸君子所輯定而題其篇曰仁術志余取而讀之喜其崇論闡議足為世法因易其名曰王氏醫案與回春錄合為一編而附霍亂論於後并謬加評點付諸攻木之工以傳其傳蓋醫者生人之術也醫而無術則不足以生人而其弊反至於殺人者也而才不足以應紛紜之變學不足以窮古今之宜識不足以定真偽之幻則其術不精斯曰殺人而不自知故為醫而無才無學無識不可也為醫而恃才恃學恃識亦不可也必也平心以察之虛心以應之庶乎其可也夫古人因病而生法因法而成方理勢自然本非神妙惟用之而當斯神妙矣今才如孟英學如孟英識力精超如孟英而每臨一證息心靜氣曲證旁參務有以究乎病情之真而後已宜乎出奇制勝變化無方著之醫案卓卓可傳如是也余讀孟英之書於數年以前以為迢迢二千里山遙水阻必無相見之期乃吳君病而孟英來孟英來而余室適病宛轉牽引卒使數年來望風相思之友把袂盤桓傾吐肝鬲極勞今遇合之奇夙世因緣諒非淺鮮孟英越半哉異日者擷眾籍之精英訂羣言之謬偽刪繁提要勤為一書以保全天下萬世之民命厥功甚

鉅而為力亦甚艱天末故人所企望於良友者詎止斯醫案一編而已耶
道光三十年歲次庚戌知宜黃縣事楊昭黎書於吟香書屋

序

予友王君孟英少年失怙其尊人彌留之際執孟英手而囁曰人生天地之間必期有用於世汝識斯言吾典憇矣孟英泣拜而銘諸心版然自顧家貧性介不能為利達之人將何以為世用耶聞先哲有不為良相則為良醫之語因自頤其室曰潛齋而銳志於軒岐之學潛心研究遂抉其微年未冠游長山即納文於余每見其治病之奇若有天授而視疾之暇恒手一編不輟也繼瞻其齋頭一聯云讀書明理好學虛心可見苦志力學蘊之胸中者淵深莫測乃能窮理盡性出之指下者神妙難言三十年來活人無算豈非以用世之才運其濟世之術而可垂諸後世者哉今就予耳目所及之妙法仿丁長孺刻仲淳案之例錄而付梓名曰回春錄見聞有限遺美極多世之君子必有如莊歛之華岫雲其人者更為之遠搜博采以廣其傳而予糠粃在前有榮施矣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冬十二月愚弟周鑄拜題

例言

一所錄皆二十年來見聞所及詳載字姓厯歷可徵間有逸其名氏者偶忘之耳

一淺易之證尋常治法所能瘳者概不泛錄

一難辨之證誤藥即成危候而初病乃能洞燭遽爾霍然雖若無奇不可不錄後學苟能留意庶免以藥釀病之輩

一病有虛實寒熱治分補瀉溫涼更有補瀉互投之法寒熱並用之宜者以標本異情證因錯雜也此錄諸案具備法無偏倚不媿代之良工矣

一六氣皆從火化凡外感之邪雖傷寒必以顧陰為主况溫熱暑燥之病更多於傷寒而熱之灼陰尤為勢所必然耶觀案中治感多以涼潤清解為法是參天人一致之理以談醫非況古耳食之徒所能窺測也

一孟英可傳之案何僅止此惜予未能窮搜廣討也凡荷其再造之人不妨陸續補刊以推廣仁術而嘉惠來茲匪惟忠厚當然即是心存濟世故不以上下分帙而以卷一卷二為次蓋欲卷數之遞增無已耳

一案中辨症固多發人之未發他如論阿片之燥烈傷津豬肉之柔潤充液之類尤為有功於世是不僅某藥治愈某病之案讀者須加咀嚼勿囫圇吞下也

一孟英雖用藥極平淡而治病多奇中故其辨症處方同道莫不折服茲所錄案已見一斑附采玉芝丸數方藥易功優更徵立法之善至爛喉痧方雖從金匱翼錄出而孟英命其名曰錫類散且聞授其方於莊芝階金應谷兩中翰修令濟人救全不少凡屬外淫喉患無不應手而瘳不特爛喉痧藉以為神丹也敢不附載以廣其傳乎

乾姜厚溫
故用之以
回陽氣若
併此不得
則令壯羸
人以氣呵
之亦可救
倉卒之變

甲申夏。予於登廁時。忽然體冷汗出。氣怯神疲。孟英視之。曰。陽氣欲脫也。而灌之即安。後用培補藥。率以參耆木草為主。蓋氣分偏虛也。

范慶齋年踰五十。素患痰嗽。酉秋在婺驛。然吐血勢頗可危。孟英診曰。氣虛而血無統攝也。雖曰來茲本陰虛寒藥不可服。人以氣虛而之亦可救。倉卒之變。非格陽吐血。附桂更為禁劑。乃以潞參耆木芩草山藥扁豆橘皮木瓜酒炒芍藥為方。五帖而安。繼去甘草木瓜加熟地黃黑脯皮膠紫石英麥冬五味子龍骨牡蠣敷膏服之全愈。亦不復發。後范旋里數年。以他疾終。

丙戌春食夫鄭德順患急證。時已二更。乃召孟英視之。見其扒床拉席。口不能言。惟以兩手指心抓舌而已。孟英曰。中毒也。取綠豆二升。急火煎清湯。澄冷灌之。果即霍然。詰朝詢其故。始言久患臂痛。因餌草頭藥下。嚥後即心悶不可耐。舌麻不能言。而旁人不知也。錄此足以徵孟英臨症之燭照如神。亦可見草藥之不可輕試也。

法治陽症。發人羅元奎。亥夏卒。發寒熱。旋即嘔吐。不能立自言。脇間痛不可當。益火視其痛處。焮赤腫硬。形如肥皂。橫梗於毛際之左。乃曰。此症頗惡。然乘初起。可一擊去之也。用金銀花六兩。生甘草一兩。皂角刺五錢。水煎和酒服之。一劑減其勢。再剤病若失。愈年患易矣。孟兵刀取。虛田一丘。日七下。可走火其旁者。以金盆大杓。手提。急灌。不以水。則火氣上冲。而火氣得散。又不可用。此法。袁玄玉人。以氣血。尤善。常有病者。并可加。但奏。猶。胡。未。過。也。

陰本育氏
仲景之說，則脉症已極，曰此不可復攻。上利水以潤之，則其氣更甚。此皆裏寒外熱之象，十七草枯皮藥，去寒除熱，而反予素患噫氣，凡體稍不適，其病即至。既饗且多，勢不可遏。戊子冬發之最甚，苦不可言。孟英曰：此陽氣式微，而濁陰上逆也。先服理中湯一劑，隨以旋覆代赭湯送之，遂愈。嗣後每發，即服之，無不應手而瘳。今人不甚曉，予聞孟英常云：比中聖妙方，乃亟

非他鄙惡平淡。奈世人畏不敢用。殊可哂也。

元參能滋
水以制火

猶用副力

有患虛火炎者而亦常如飯湯之能益火。至一味元參湯其效若神而屢試不爽。是時人葉殿和庚寅秋患感旬日後汗出脉弱醫皆束手乃調余薇垣挽垂英勘之曰此真陰素虧過服升散與仲聖誤發少陰津液同例下竭則上厥豈得引亡陽為比而以附桂速其慘耶以元參地黃知母甘草白芍黃連於苓小參翫板鰲甲牡蠣驢皮膠為大劑投之得愈。

海陽趙子升。卒加夏病瘧。忌延醫。視之曰。暑熱為患耳。不可膠守於小柴胡也。與白虎湯一啜而癒。中秋范麗門患溫瘧。委英以白虎加蒼朮湯而安。己亥夏。子舅母患瘧。服柴胡藥三帖後。汗出愈。

妙論不獨
治暴疾而
凡上而不
下之證皆
可類推

厥妄語遺漏。或謂其體實素弱。虛有脫變。勸服獨參湯。幸表弟毒者不敢遽進。乃邀孟英商馬切其脈洪大滑數。白陽明暑瘧也。與傷寒三陽合病同符。與竹葉石膏湯兩劑而瘳。庚子夏滇人黃肖農自福清赴都道出武林患暑瘧。孟英推白虎湯加西洋參數帖始愈。辛丑秋顧味五室人病瘧瘧。孟英亦王真人方而效杜芝階中翰張安人年逾花甲瘧熱甚。懼孟英審視再四。亦與竹葉石膏湯。

壬辰八月范蔚然患瘧。感旬餘。諸醫束手。乃弟麗門娘孟英治之。見其氣促音微。呃自汗飲水下嚥隨即傾吐無餘。曰伏暑在肺。必由溫散以致劇也。蓋肺氣受病。治節不行。一身之氣皆失其順降之機。即水精四布。亦賴清肅之權以主之。氣即逆而上奔水亦泛而上溢矣。但清其肺。則諸恙自安。乃閱前服諸方。始則柴葛羌防。以升提之火藉風威。吐逆不已。猶謂其胃中有寒也。改用桂枝乾薑以溫燥之。火上添油。肺津欲絕。自然氣促音微。疑其虛陽將脫也。徑與參歸蛤蚧柿蒂丁香以補而納之。愈補愈逆。邪愈不出。欲其愈也難矣。亟屏前藥。以潤白散合清燥救肺湯數服而平。

一何叟年近八旬。冬月傷風。有面赤氣逆。煩躁不安之象。孟英曰。此喻氏所論傷風亦有戴陽證也。不可貌視。以東洋人參細辛炙甘草熟附片白朮白芍。復令乾姜五味肉胡桃肉細茶葱白。一劑而瘳。孟英曰。此真陽素擾。痰飲內動。衛陽不固。風邪外入。有根蒂欲拔之處。設投表散。一汗亡陽。故以真武四逆諸法回陽鎮陰。攘外安內以為劑也。不可輕試於人。致干操刃之辜。慎之慎之。

癸巳秋予在婺患瘧。大為醫人所誤。初則表散繼則滋補。延及月餘。肌肉盡削。寒熱不休。且善嘔惡食。渴亦畏冷。乃買棹旋杭託孟英診視。曰足太陰濕瘧也。以金不換正氣散三啜而安然。元氣為誤藥所傷。多方調補。甫得康健。次年秋復患瘧於婺。友人咸舉醫療予。概却之。憤病情與前無異。即於篋中檢得孟英原方。按序三帖。病亦霍然。聞者無不稱歎。後歸里為孟英述而謝之。孟英曰。瘧情如是。恐其接年而作。乃授崇土勝濕丸。明年夏令預服以堵禦之。迄秋果無恙。後竟不發矣。

鍾耀輝年踰花甲。在都患瘧。起自腎囊。氣逆便溏。諸治不效。急買車返杭。託所親謝金堂邀孟英治之。切其脈微。而弱。詢其渴清且長。曰都中所服。其五苓八正耶。抑腎氣五皮也。鍾云誠如君言。偏嘗之矣。而病反日劇者何哉。孟英曰。此虛不制水也。通利無功。此即張景岳所謂中陰之症也。

滋陰亦謬法。宜補土勝濕。與大劑參朮。果即向安越八載。以他疾終。金元章媳於甲午新寡。後患腹痛。亦大抵濕熱之病耳。瘧醫連其家為遺毒。竟作瘧瘧。漸至上吐下利。不進飲食。另從內科治。亦無寸效。延至未春。更兼腹痛。自汗。汎惡肌削。諸醫皆見而却走矣。王仲安薦孟英視之。曰此胃氣為苦寒所敗。肝陽為辛熱所燔。前此每服陽剛。即如冒。稍投滋膩泄瀉。必增遂謂不治之證。未免輕棄。乃以四君子加左金椒梅蓮子木瓜餘糧石脂等。出入為方。

百日而愈。第信猶未轉也。諸親友環議。再不通經。必有變。孟英力辨此非經阻可通之證。惟有培養生化之源。使其氣旺血生。則流行自裕。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釐糠不能榨油。徒傷正氣。盡喪前功。豈不可惜。叔議始息。恪守其方。服至仲冬。天癸至。而肌肉充。康復如常矣。

上者下之清而意甚巧

朱某患嘔吐。諸藥不效。甚至大小便祕。糞從口出。莫不可當。自問不起矣。孟英用代赭旋覆湯加蟬蠅蟲服之而愈。

妊娠之脈
最難遇
初娠即現於脈者
有三四月始不現
於脈者此
真脈斷證有時不
憑此質之
孟英亦以為然
可見真鑒
間人必不
恃虛言也
庶世也

孟英邃於醫學。從不侈談脈理。足以見其敬然不自足也。而脈理之最不易切者。莫如杜娠。予聞孟英於乙未春診黃履吉室人之脈。曰妊娠也。是月天癸猶來。人皆以為然。次月仍轉。但不多。耳。復邀孟英診之。曰果妊娠也。汎不斷者。陰胎之血有餘耳。踰月汎復行。覺更少矣。人猶以為妄也。四月後經始停。娠亦顯娩如期。人始服其見。考丙申夏滿洲某還粵東鹽場。携眷之任。過浙。主於半雲臺。家請孟英視其如君之恙。孟英診曰。非病也。能罷入夢矣。其頗不信。謂經甫停。何以遽斷為妊娠。而又必其為男乎。反生三過其實之疑。既而某延雲臺入幕。僑赴粵任。次年雲臺於家。尋及居停。果得生子。深歎孟英指妙。予刲久無孕。辛丑秋汎事偶愆。王英一診。即以妊娠斷。且以男許。次夏果舉一子。惜不育耳。邵魚竹給諫。仲媳懷妊。孟英於寅春初診。即許抱孫。秋杪果應。表弟胡壽者。室偶有小忿。經事適少腹脹。微脹。自以為怒氣所滯也。延孟英調之。切其脈曰。懷麟矣。初猶疑之。既而始信。卯春果弄璋。吳雲階室年四十餘寅秋汎斷其腹日脹。醫謂病也。治之罔效。近孟英診之。孕也。彼猶不自信。及腹中漸動。始服其言。至期產一女。癸亥秋孟英治石涌義室。脫痛甫愈。適汎逾期。即曰。娠矣。既而果日形著。其指下之神妙如此。

朱恒山久患胸痞多痰。諸藥罔瘳。孟英診曰。清陽之氣不司旋運也。與參耆苓水之劑。豁然頓愈。因極欽服。後數年。果以汗脫。聞其

垂危之際。口不能言。猶以左手橫三指。右手伸一指。加於上作王字狀。以示家人。有會其意者。急追至。而他醫之中風藥引灌入矣。遂以長逝。癸卯冬至前一日。管大中丞亦是氣從潤脫。當以參附挽回者。及孟英至。而痰藥痧藥風藥灌之偏矣。脈僅若蛛絲。

過指。孟英堅不與方。須臾而卒。

無棣張柳吟封翁。於乙未夏。偕令嗣恒齋刺史赴滇南任。道出武林。其家人鄭九者。封翁寵人之弟也。遂次抱恙。抵抗日。招越醫陳六順。診治服藥。後汗出。昏狂精流。欲脫。封翁大駭。躬詣孟英。以希挽救。孟英切其脈。既數且亂。沉取極細。乃語封翁曰。此證頗危。生機僅存一線。亦斯人之陰分素虧。不可竟謂附桂之罪也。封翁聞言大悅。曰。長者也不斥前手之非。以自伐。不以見證之險而要譽。相見恨晚。遂訂忘年之交。彼此盡吐生平。始知封翁最喜讀醫岐黃之書。無所不覽。惟不肯為人勘病。亦慎重之意耳。於是孟英以元參知柏桑枝龍牡生地白芍甘草百合石斛梔子鹽水炒淡豆豉。為大劑灌之下。嚥即安。次日去梔政甘草加龜板鱉甲鹽水炒

橘紅十餘帖而康。

吳馥齋令妹真質素弱。幼時鳳山診之。許其不秀。癸巳失其怙恃。情懷悒悒。凡事漸忘。寢食皆廢。肌瘦吞酸。勢極可畏。孟英以高麗
舊之苦以降之以後故之苦也參鹽水炒黃連甘草小麥紅棗百合茯苓牡蠣白芍旋覆花新絳等治之。各恙漸已。繼參歸地滋陰。康強竟勝於昔。

一男子患喉痺。車科治之。甫愈而通身腫勢日甚。醫者驚走。孟英診之。曰病藥也。投附子理中湯數劑而痊。子謂喉痺治以寒涼。法原不謬。而藥過於病。翻成溫補之症。是病於藥也。非病於病也。嘗聞孟英云。病於病而死者十之三。病於藥而死者十之七。以予觀之。誠非激論也。吁可歎已。

朱氏婦產後惡露不行。而宿嘔頓發。專是科者不能下手。孟英以丹參桃仁貝母茯苓滑石花粉桂枝通草蛤殼以仁紫苑山楂絲瓜子茺蔚子旋覆琥珀出入為方。三日而愈。

局醫黃秀元之與人韓名諒者。有兒婦重牙患熱病。局中諸醫皆慮胎墮。率以補血為方。旬日後勢已垂危。浼人求孟英診之。曰胎早腐矣。宜急下之。或可冀幸。若欲保胎則吾不知也。其家力懶疏。方遂以調胃承氣合犀角地黃湯加西洋參。參冬知母石斛牛膝。投之。胎落果已。真爛而神氣即清。熱亦漸緩。次與西洋參元參生地知母麥冬丹皮茯苓山楂石斛豆豉茺蔚琥珀等藥調之。
此局淳於上陰孫於下故非溢於濡精所能伸景桂枝龍骨牡蠣湯能調和陰陽收攝精氣之後參首治健其中故取改善導粥食日加旬餘而愈

一少年驟患遺精數日。後形肉大脫。連服滋陰濡精之藥。如水浸石。孟英與桂枝湯加參耆龍牡服下。即效而月而瘳。家叔南山於秋間患感。日治日劇。漸至神昏。瘧妄。肢振動惕。施秦兩醫。皆謂元虛欲脫。議投峻補。家慈聞而疑之。曰。蓋與孟英商之。孟英診曰無恐也。通絡蠲疲。可以即愈。用石菖蒲羚羊角絲瓜絡冬瓜子苡仁桑枝旋覆橘絡慈蘿目母勾藤膽星為劑。化服萬氏牛黃清心丸一顆。覆杯即安。調理半月而愈。

美政關毛內使。年逾花甲。而患喘嗽。醫益腎氣湯。全鹿丸等藥。反致小溲澀痛。病日以劇。孟英診之。與純陰壯水之治。毛曰。我輩向吃阿片烟。豈敢服此涼藥。孟英曰。此齊東之野語也。誤盡天下蒼生。幸汝一問。吾當為世人道破機關。不致誤墮火坑者。再為積薪。耽油之舉也。夫阿片本罂粟花之脂液。性味溫澀。而又產於南夷之熱地。煎曬以成土。熬煎而為膏。吸其烟時。還須火燥。燥熱毒烈。不亞於砒。久吸之。令人枯槁。豈非燥烈傷陰之明驗哉。毛極拜服。果得霍然。或問曰。阿片之性。殆與酒相近乎。孟英曰。飼養之性雖熱。然人飲之。則質仍化水。故陰虛者飲之。則傷陰陽。虛者飲之。則傷陽。景岳論之詳矣。若阿片雖具水土之質。而性從火變。且人吃之。則實化為烟。純乎火之氣。缺直行清道。燉人津液。故吃烟之後。口必作渴。久吸則津液枯竭。精血源窮。而宗筋失潤。人因見其陽。

瘡也不察。其所以瘻之故，遂指阿片為性冷之物，抑又何耶？凡吸阿片烟而醉者，以陳醬少許，溫湯服即醒。若熟烟時少著以鹽，即漁散不凝膏。吸時舌上預舐以鹽，則不成癰。雖癰深者，但令舐鹽而吸，則癰自斷，豈非潤下之精能制炎上之毒乎。

金元章年踰七旬，久患瘻疾。母病於冬，以為寒也。服熱藥而暫愈，終不能霍然。益英診曰：脾腎雖寒，肝陽內盛，從服剛烈，焉能中旨。

丙申春，蜀人石符生將赴鄧雲崖司馬之招，經杭抱病，僑於張柳吟之舊館。亦為寓側陳六順治因居停，主人知之，即告以柳吟僕

病之事，石聞之悚然，亟遣人延益英診。馬脈沉而澀滯，模糊不分，至數肢涼冷。冷涎沫上涌，二便濁少，神氣不爽。曰：此遂次感風濕之邪，失於解散，已從熱化，再加溫補，致氣機愈形窒塞。邪熱漫無出路，必致燥液成痰，逆行而上，但與舒展氣機，則痰行熱降，諸恙自瘳矣。以黃連、黃芩、枳實、橘皮、梔子、淡波桔梗、杏仁、貝母、鬱金、通草、紫苑、竹茹、蘆菔汁等藥三服而起，調理而旬日遂愈。

夏間王某患感，越醫謝樹金治之。病雖退而能食矣，但不能起坐。頸半癱瘓。氣血虛而筋脉失其營養，則半身不遂。一月餘人皆謂其發所親鍾某免予藥視之。曰：此

多服表散，汗出過分，氣血兩傷。肢體失其營養，脈微而細，舌亮無苔。與大劑參耆歸木，熟地杜仲，菟絲牛膝，枸杞山藥，木瓜萸肉，姜桂附子，各服三服而起。

一勞力人陰分素虧，驟感風濕，兩膝刺痛，瘦弱不能稍立。益英以六味地黃湯加獨活豆卷一劑知。

精當

一劑已。張養之令正飲食如常，而肌膚稍瘦。信事如期，而紫淡不恒。兩肺發熱，而別處仍和，面色青黃，而隱隱有黑氣，儼似虛寒，多藥不效。始逆益英診之。脈似虛細，而沉分略形弦滑。曰：此陽明有餘，而少陰不足。土燥水涸，仲聖有急下存陰之法。然彼外感，也有餘之邪，可以直瀉。此內傷也，無形之熱，宜以甘寒。義雖同而藥則異也。贈以西洋參生地、生白芍、生石膏、知柏、芩、梔、麥冬、花粉、棟實、丹皮、木通、天冬諸品，服至數斤，黑氣退而肥漸充，肺熱去而經亦調矣。

孟英善用甘寒，投之此症尤宜。

姚氏婦產後，督譙汗厥，肌膚浮腫，醫授補虛破血祛瘀安神之藥，皆不能治。舉家惶怖，轉延益英診焉。詢知惡露不行，曰：此證醫家少以為奇病。其寢易愈也。昔金匱陶先生曾治一人，與此相似，載於沈堯夫女科輯要。中方用石菖蒲、膽星、旋覆、茯苓、橘紅、生夏、綿名，蠲飲六神湯。凡產後惡露不行，而督譙者，多屬痰飲，不可誤投攻補。此湯最著神效。如方服之，良愈。

牙行王炳華妻患舌瘻，痛礙飲食。內治外敷，皆不效。益英視其舌色紅潤，脈形空數，曰：此血虛火浮也。以產後發熱，例施之用熟地當歸酒炒白芍、炙甘草、茯苓炮薑，投之其病如失。一老人霍亂後，目閉，呃逆，醫謂脫陷在即。與桂附回陽之藥，業已煎矣，適益英至，詢知溺赤口乾，診得脈形真數，而藥杳無鼻印。即

語語精義
由此類推
可以知用
藥之權衡

此藥中有肉桂更勿服。服之心死。迫令將藥傾潑而與肅肺清胃之劑。果得漸安。
丁酉中秋夜。分行張鑑錄。年踰花甲。卒仆於地。急延孟英脈之弦滑而大。曰。痰氣食相伴而逆於上也。先以烏梅擦開牙關。橫一竹箸於口灌以淡鹽湯。隨入鵝翎探之。探出痰食太息一聲而甦。次與調氣和中而愈。後數年以他疾終。此案雖無奇。而辨證之明。不可不錄。

姚樹庭以古稀之年。而患久瀉。羣醫雜采。深效。金以為不起矣。延至季秋。邀孟英決行期之早晚。非敢望愈也。孟英曰。絃象獨見於右關。按之極弱。乃土虛木賊也。調治得法。猶可引年。何以遽爾束手乎。乃出從前諸方閱之。皆主溫補升陽。曰理原不肯。義則未盡耳。如薑附肉蔻骨脂之類。氣熱味辣。雖能溫臟。反助肝陽。肝愈強。則脾愈受戕。且辛走氣。而性能通泄。與脫者收之之義。大相刺謬。而鹿茸升氣。可治氣陷之瀉。而非幹旋樞機之品。至熟地木厚滋陰。更非土受木耗。脾失健行之所宜。縱加砂仁酒炒。終不能革其膩滑之性。方方用之。無怪乎愈服愈瀉。徒藉景岳窮心力。發督脈。加山藥扁豆蓮子烏梅木瓜等。藥善。藜石脂餘糧。服之果效。恪守百日。竟得康強。越三載以他疾終。

戊戌春張雨農司馬公欲。孟英再越環山。孟英因其受病之深。且公事掣肘。心境不能泰然。誠非藥石之可以為力也。固辭不往。司馬泣然哀懇。但冀偕行旅署。則任君去留可耳。并屬趙蘭舟。再四代陳曲悃。孟英感其情。同舟渡江。次荆溪。司馬譚及體氣羸憊。情形益甚。忽曰。公其久不作嘆乎。司馬曰。誠然有年矣。此曷故也。孟英曰。是陽氣之不宣布耳。古惟仲景論之。然未立治法。今擬鄙方奉贈。博公一嘵。如何。司馬稱善。遂以高麗參。乾薑。五味石。菖蒲。酒炒白芍。桑枝。木瓜。扁豆。伏神橘皮。紫石英。黑大豆。投之。四劑漸以向安。予謂新產後。用參者大補。而又當風煎而服之。駕輿以行。未及二十里。司馬命從人詣孟英。車前報曰。已得瘳矣。其用藥之妙如此。

夏間牙行倪懷周室。新產數日。泄瀉自汗。嘔吐不納。專科謂犯三禁。不敢局仕。孟英診脈虛微欲絕。證極可慮。宜急補之。遲不及矣。用東洋參。耆水龍牡。酒炒白芍。桑枝。木瓜。扁豆。伏神橘皮。紫石英。黑大豆。投之。四劑漸以向安。予謂新產後。用參者大補。而又當風。夏之時。非有真知灼見者不能也。誠以天下之病。千變萬化。原無一定之治。奈耳食之徒。惟知執死方以治活病。豈非造孽無窮。亦何苦人人皆欲為醫而自取罪戾耶。

張養之令侄女。患汎逆。而飲食漸減。干某與通經藥服之。尤惡。請孟英診之。脈緩滑。曰。此痰氣凝滯。經隧不宣。病由安坐不勞。法以豁痰。流氣。勿投血藥。經自流通。于某聞而笑曰。其人從不吐痰。血有病而妄治其氣。脈病可立待也。及服孟英藥。果漸吐痰。而病遂愈。養之大為折服。予謂世人頭痛治頭。腳痛治腳。偶中而愈。貪為己功。誤藥而亡。究將奚自。此寓意草之所以首列議病之訓也。

清熱生津
清法固善
然亦此人
本元堅固
故屢誤之
後能挽
回否則亦
難為力矣
祛痰清熱
力量甚大
此必本虛
標實者故
其方如此

孟英深得力於俞氏。故其議病。迥出几流。要知識見之。超總由讀書而得。雖然人存政舉。未易言也。毛尤之成。冬患感。初治以溫散。繼即以滋陰。病日以劇。延至亥春。或疑為百日之癆。或謂是傷寒壞證。而鳳山僧主升柴者。木以補之。丁卯橋用輕粉巴霜以下之雜藥。偏形神日瘁。乃尊學周延孟英視之。脈伏澀數上溢。叩心口膩。雖覺嗜飲。而水難下膈。頻吐涎沫。便祕。溺赤。潮熱往來。少腹如烙。按之亦不堅滿。曰此病原屬冬溫。治以表散。則津液傷而熱乃熾。繼以滋填。熱邪愈銷。再施溫補。氣機更窒。升柴者木欲升其清而反助其逆。巴霜輕粉欲降其濁。而盡刮其陰。病及三月。發熱不是表邪。便祕旬餘。結濁非闕。積滯且派澀為津液之已傷。數是熱邪之留著。濫乃氣機為熱邪所壅。而不得下行。豈非溫邪未去。得補而膠固。難除。徒使其內燥真陰。上薰清道。以致一身之氣盡失。肅清之令。法當搜剔餘邪。使熱去津存。即是培元之道。伸其治節。俾濁氣下趨。乃為宣達之機。何必執參茸為補虛。指黃芩為通降哉。以北沙參紫苑來冬。知母花粉蘭草石斛丹皮黃芩桑葉梔子黃連木通銀花橘皮竹茹蘆根。橄欖杞杞葉地栗海蛇等。出入為方。服之各悉遞減。糜粥漸加。牛月後始得大解。而腹熱全消。穀食亦安。乃與滋陰善後而愈。張養之所親李某。戌冬醉飲夜歸。為查段巡員所嚇。神志即以漸昏。治之因效。至於不避親疎。裸衣笑罵。力大無制。真微不知。夏延孟英視之。用石菖蒲遠志龍齒榧板犀角羚羊角元參丹參知柏梔子龍胆草枳實黃連竹黃竹瀝石膏赭石黑鉛鐵落生入為方。十餘帖。吐瀉膠痕甚多。繼與磁硃丸漸以向愈。

一祝叟年近古稀。己亥春赴席。忽仆地。痰涌。肢強。眼斜。舌蹇。不語。外科王瑞芝薦孟英視之。投六君子加蝎梢。羚羊角。胆星。石菖蒲。

竹瀝。薑汁。而瘳。

茅家埠翁嘉潤患腰痙。愈而後發者五年。費用不貲。諸瘡醫治之不效。盛少雲囑其求治於孟英。切其脈。絃細以數。曰子之幸也。此內損證。肾愈。外科忌乎。知與大劑甘潤滋填之藥。西月而痊。至今不發。

胡琴泉舅氏家一潘嫗。年踰古稀。患霍亂。轉筋瀕危。孟英用自制蠶矢湯。而瘳。

一少婦分娩。胞水早破。胎濕不能下。俗謂之滌漿生。催生藥遍試不應。孟英令買鮮豬肉一二斤。洗淨切大塊。急火煎湯。吹去浮油。恣飲之。即產。母子皆生。且云。豬為水畜。其肉最腴。大補腎陰。而生津液。予嘗用治腎水枯涸之消渴。陰陽越之喘嗽。並著奇效。仲聖治少陰咽痛。用豬膚。亦取其補陰虛而戢浮陽也。後賢不察。反指為有毒之物。汪訥廢非之是矣。惟外感初愈。及虛寒滑瀉。濕風生痰之症。概不可食。以其滋膩。更甚於阿膠。熟地。龍眼也。然豬以浙產者為良。北豬不堪用。吾杭燂肉鮮。即豬皮為之。可以致遠入藥。尤為簡當。不必泥於皮與膚之字面。而穿鑿以誇考據也。

秋初家慈猝仆於地急延孟英診之脈浮弦以滑用羚羊角胆星牡蠣石菖蒲丹參茯苓鈎藤桑葉白芍橘紅蒺藜等以順氣蠲疲息風降火而痊矣。卯春前數日忽作久伸而厥孟英切脈微弱而絃曰病雖與前相似而症則異矣以高麗參白朮何首烏山茱萸枸杞桑椹石斛牛膝蒺藜紅牡蠣等鎮補攝納以瘳予謂此等症安危在呼吸之間觀前後卒仆數案可見其辨證之神雖古人不多讓况世俗之所謂醫乎家慈兩次類中予皆遠出微孟英吾將焉活感銘五內聊識數言惟願讀是書者體其濟世之心臨證得能如是將胥天下之沉疴而盡起矣。

張養之弱冠失怙後即遭无妄之疾纏綿七載盡其貲財經百十三醫之手而病莫能愈因廣購收黃家言靜心叢考居然自療而痊然鼻已壞矣抱此不曰之免自慚形穢乃閉戶學書專工作楷其忘良可悼也孟英固與之交見其體怯面青易招外感夏月亦著複衣煩吐臼沫詢知陽痿多年常服溫辛之藥孟英厲諫之而已亥九月間患足寒頭痛自解溫散不效逆孟英診之脈極沈重按至骨則弦滑隱然卧曲房密帳之中爐火重裘尚覺不足以御寒且涎沫仍吐毫不作渴胸腹無脹悶之苦咳嗽無暫輒之時惟大解堅燥小溲不多口氣極重耳乃謂曰此積熱深鋼氣機鬱而不達非大苦寒以瀉之不可也養之初猶疑焉及見方案辨論滔滔乃大呼曰弟之死生係乎一家之命惟君晦而救之孟英慰之曰我不惑外顯之假象而直斷為實熱之內蘊者非揣度之見而確有脈證可憑但請放心靜養不必稍存疑畏及一二帖後病不略減諸友戚皆詆藥偏於峻究宜慎重服之有于某者揚言於其族黨曰養之之命送於孟英之手矣衆楚交咻舉家惶惑次日另延陳政東暨俞某並診孟英聞之急詣病榻前謂曰兄非我知之也則任兄服誰之藥我不敢與聞也只苟裕如也則任兄廣徵明哲我不敢撓阻也今兄貧士也與我至交也拮据資囊從來妙手果能洞識病情投劑必效則我亦當竭力從適也第恐雖識是病而用藥斷不能如我之力專而劑大也苟未能確識是證而以無毀無譽之方應酬寒責則因循養患誰任其咎也或竟不識是病而開口言虛動手即補甘言悅耳兄必信之我不能坐觀成敗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今俞某之方如是陳醫殊可却之速看人趕去辭絕留此一疑以作藥資不無小補況連服苦寒病無增減是藥已對證不比平淡之劑誤投數帖尚不見害也實由熱伏深鋼藥未及病今日再重用硝黃犀角黃芩邪蘊毒得以通泄下行則周身之氣機自然流布矣養之伏枕恭聽大為感悟如法服之越二日大便下如膠漆微泄之氣達於戶外而畏寒即以遞減糜粥日以加增旬日後冀色始正百日後康健勝常嗣後雖嚴冬亦不甚畏冷偶有小恙輒服清潤之方陽道復興近添一女養之嘗頌於人曰孟英之手眼或可得而學也孟英之心地不可得而及也我之病奇病也孟英雖具明眼而無此種熱情勢必棄室遁夢亂嘗藥餌不能有今日矣况不但有今日而十餘年深藏久服之疴一旦掃除自覺精神勝昔可為後日之根基再生之德不亦哉。

此
故用
藥如
於肺經

孫午泉進士患哮痙多氣逆不能著枕服溫散滋納藥皆不效。孟英與北沙參桂枝茯苓貝母花粉杏仁冬瓜仁綠瓜絡杞杷葉旋覆海石蛤殼等藥覆杯即卧數日而痊。

石符生隸乃翁自蜀來浙。同時患瘧。者以小柴胡湯加薑桂投之不效。即用四獸休瘧等法。反致惡寒日甚。穀食不進。惟飲燒酒。薑湯圍火榻前。重裘厚覆。胸腹痞悶。喜以熱熨。猶覺冷氣上衝。頓至臘初。疲憊不堪。始憶及丙申之恙。訪孟英過診。脈沉而滑。數胎色黃膿不渴。便溏漏赤。曰是逐次所受之暑濕。失於清解。復以溫補之品從而附益之。釀成痰飲。觸遇三焦氣機為之阻塞。所以喜得熱熨。熱散氣衝。反覺如冰。若不推測其所以然之故。而但知聞問在切脈之先。一聽氣冷喜熱。無以為真贓現獲。孰知病機善幻理必合參以脈形。審其東方之脉兼證並究。則其為真熱假寒。自昭昭若揭矣。與大劑苦寒之藥。而以蘆服湯煎。斷服漸不畏寒。痰漸少。穀漸增。斷用甘涼善後。喬梓皆得安痊。

王氏醫案卷二原名回春錄

庚子春戴氏婦產後惡露不多。用山楂益母草酒煎。連服數日。遂發熱自汗。口渴不飢。眩暈欲脫。徹夜不眠。孟英視之。此稟屬陰虧。血已隨胎而去。雖延露甚少。但無脹痛之苦者。不可妄投藥餌。酒煎母山楂不特傷陰。且能散氣。而汗泄口乾。津液有立竭之勢。即仲聖所謂無陽也。蓋人身天真之氣。謂之陽。陽根於津。陰化於液。津液既奪。則陽氣無根。而眩暈陰血不生。而無寐。若補氣養陰。則舍本求末。氣血不能生津液也。惟有澄源潔流。使津液充而氣血自復。庶可無憂。以西洋參生黃耆龍骨牡蠣。姜炭百合甘草。麥冬。生薏苡仁。扁豆石斛。木瓜桑葉。麴米投之一劑。即安數日而愈。後以滋填陰分服之。乃健。

王某久患吐血。體極虛弱。沈瑟齋囑其正。孟英治之。服藥兩有小愈。而酷暑之時。從患霍亂轉筋。大汗如雨。一息如絲。孟英視之。陰血久奪。暑熱鴟張。吾霍亂論中之缺典也。姑變法救之。用北沙參枇杷葉龍牡木瓜扁豆苡仁滑石桑葉蠶砂石斛豆蔻。投之良愈。調理每日仍服滋補以治宿恙。越一載。間服溫補藥。致血暴涌而已。

赤山埠李氏女。素稟怯弱。春間汎事不行。腸腹聚氣如瘕。減餐肌削。屢服溫通之藥。至孟秋。加以微寒壯熱。醫仍作經閉治。勢瀕於危。乃母託伊表兄林豫堂。指辨後事。豫堂特請孟英一診。以決之。孟英切其脈時。壯熱咯指。汗出如雨。其汗珠落於脈枕上。微有粉紅色。乃曰虛損是其本也。今暑熱熾盛。先當治其客邪。庶可希冀。疏白虎湯。加西洋參元參竹葉荷梗桑葉。及何醫主。二籌莫展。聞孟英主白虎湯。乃謂其母曰。危險至此。尚可服石膏乎。且本草於石膏條下。致戒云。血虛胃弱者禁用。豈彼未之知也。豫堂歎然曰。我主藥與其束手待斃。蓋從孟英死裏求生之路耶。遂服二帖。熱果退。汗漸收。改用甘涼清餘熱。日以向安。繼與調氣養營。陰陽相

亦消。培補至仲冬汎至而痊。次年適孫藥伯之弟。

張氏婦患氣機不舒似喘非喘似逆非逆似太息非太息似虛促非虛促似短非短似悶非悶面赤眩暈不飢不卧補虛清火行氣消痰服之不應。孟英診之曰：小恙耳，日可安。但須懲慾是嘔。與黃芩黃連榧子棟實鱉甲羚羊角旋覆赭石海蛇地栗為大劑。送當歸龍鬚丸。未及十日汎至。其色如墨。真病已若失。後與養血和肝調理而康。

牙行王炳華室夏患臂痛。孫某曰：風也。服參者歸芍數帖。臂稍愈而腕痛。孫曰：寒也。加以附桂。痛不止而漸覺疲多。孫曰：肝腎不足也。重用熟地枸杞。令其多服取效。不料愈服愈劇。漸至昏厥。孫尚以為藥力之未到。病體之久虛。前方復為加重甚而時時發厥。始請孟英診之。脈沉而有絃滑且數之象。乃謂炳華曰：此由過投溫補。引動肝風。煽其津液為痰。痰復乘風而上。此暈厥之由來也。餘波則奔流經絡。四肢因而抽搐。陽氣盡逆於上。宜平鼻塞面浮濁氣不能下達。是以便滯不飢。炳華曰：神見也。溫補藥服幾三月矣。不知尚可救乎。孟英曰：勿疑。吾藥猶有望焉。遂與大劑甘寒。息風化飲佐以涼苦泄熱清肝厥果漸止。各忘謬謬。兩月後康復如常。予偶於舊書中檢得無名氏抄本一冊。所錄多岐黃之言。內一條云：附桂回陽。在一二帖之間。萬一誤授。害亦立至。功過不掩。其性之毒烈也。概可見矣。察世人不知藥為治病而設。徒以貪生畏死之念橫於胸中。遂不暇顧及體之有病無病。之在表裡。但聞溫補之藥無不欣然樂從者。模棱之輩趨競存心。知其死於溫補而無怨悔也。乃衣鉢相傳。不必察其體病脈證之千頭萬緒。僅以溫補之品二十餘味相迭為用。即成一媚世之方。且託足金匱之門。摹擬腎氣之變。蓋知熟地之陰柔可轉附桂之剛猛。誤授不致即敗。偶中又可邀功。包藏禍心。文文飾詐。何異新莽比周。公子雲學孔聖哉。以其貌古人而口聖賢也。多深信而不疑。迨積薪既厚。突火頓然。雖來爛頰焦頭之客。其不至於焚身者幸矣。較彼猛浪之徒。誤授純陽藥致人頃刻流血而死者。其罪當加十等。誅心之論。救世之言。知我罪我。不遑計焉。孟英見之。拜讀千遍。且曰：勸漢學以欺世。由來久矣。徐靈胎之論。無此透徹。可與退之原道文並峙。當攷其姓字於仲景先師廟內。建護聖祠以祝之。予謂孟英如此稱許。則其可傳也。奚疑。故附刊此案之後。以證王氏婦溫補藥服及三月。即所謂陰柔束縛剛猛之故。致人受其愚而不覺者。後之人可以鑑矣。

莊半霞芝階中翰之三郎也。闇後患瘧。日作寒熱七八次。神氣昏迷。斑隱隱。醫者無策。始迎孟英視之。曰：此平昔飲酒積熱深蘊。挾感而發。理從清解。少誤投溫補。以致熱勢披猖。若是詢之。果三場皆服參。且摺棗子浸燒酒入闇。初病尚不至此。因連服羌防薑桂漸以滋甚。孟英曰：是矣。先以白虎湯二劑班化。而寒熱漸已。繼用大苦寒之藥。滿其積熱所下黑矢。皆作棗子氣。旬日後與甘潤滋濡之法。兩月始得全愈。